

朱永新與新教育實驗

多年來，都想寫朱永新與他的新教育實驗。但是一直以來，有幾個疑團待解。幾年前在本欄寫過朱永新，後來自覺膚淺。近一年，著意訪問了一些新教育的學校，看到了學校的現實，逐漸有了一些實在的感覺，心中的疑團逐漸解開。朱永新於 2022 年獲頒一丹獎，上周以獲獎“前輩”身份訪港，在港大做了一個“傑出學人講座”，又得了一些啟示，覺得是時候向讀者介紹疑團是如何解開的。

疑團之一：中國內地還有如此龐大的 NGO（民間組織）

當年的感觸，居然有教育的 NGO，而且規模如此之大。一般人相信，中國是一個政府控制的社會，也的確有過對於 NGO 的整頓與清理，不會再有民間組織；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教育，更是如此。新教育實驗的存在於發展，給了我們另外一種 NGO 的概念，打開了對於認識中國的視野新視窗。

近年看到的教育 NGO，就不止新教育。本欄曾經介紹的真愛・夢想（農村教育），最近接觸到蒲公英智庫（教育創新），規模都很大。還有如規模漸增的洋蔥學園（AI 應用），為數也不少；當然還有筆者參與的中國教育三十人論壇（智庫）。境外的 NGO 不多，但香港就有田家炳基金的學校，數目也不少。

NGO 的存在與發展，只是中國內地教育景觀的一個側面。種種形式出現的民辦（私立）學校，也為數不少。不少地方有學校集團，下面裡面的學校，就往往有公辦也有民辦。新教育裡面的學校，就包括公辦與民辦。與筆者 1980 年代看到的“千校一面”，迥然不同。中國教育的多元化，用傳統的眼光就難以理解。

這裡還不包括教育學會屬下的各式協會、分會，都是教師的專業組織。他們組織的種種大會，動輒數千人參加，但全國幾乎占滿了每個週末。中國教師對專業知識的渴望、追求、探討，其活躍程度，難有其他社會堪與倫比。

疑團之二：新教育學校是怎麼一回事？

這些學校，都是生氣勃勃的，但又各各不同。她們的校園都標有“過一種幸福而完整的教育生活”——新教育實驗的“理想”，並且以此為傲。但是學校裡面的宗旨、運行、活動、教學、…等等，卻又各有特點。這些學校的校長，其領導風格，都各有不同。顯然，那個看似口號的標語，是一個概括性的理想，各個學校可以有自己的理解和闡釋，因此也保持並發揮了自己的特色與優勢。

這現象，有點像香港的“校本”發展，雖然在同一個系統裡面，但是各有各的發展方向與途徑，因此精彩紛呈，各自精彩。新教育學校有公辦與民辦，也有整個城市/區域都參加的，但都是運行在同一個理想裡面，反而是寬口徑的。

後來知道，新教育的學校，都是自願投身的。最近就有第一個高等院校集團，主動要求加入新教育的行列。就是因為辦學者與朱永新傾談之下，覺得自己也屬於這種理想。近日應邀訪問了福建山區的三明市，全市都參加了新教育；當初也是一位校長，聽了朱永新的演講，覺得自己做的事情，原來不簡單，所以參加了。

這一點很重要，解決了一個疑團。新教育現在有 11,035 所學校參加（影響超過 1000 萬學生），都是自願的。既沒有行政的督促，又沒有金錢的誘導，更沒有任何組織的束縛。簡單來說，是一個 Community，內地譯作共同體；用教育話語來說，是一個學習共同體（Learning Community），因為她的前進，就是靠年會、研討、培訓等各種集會。成員追逐的，是思想上的收穫，理念上的豐富。

他們都是有理想、有創新而又希望進一步的一群。一位校長說：“是新教育讓我知道，原來我所做的，可以有如此高尚的意義”。他們本來就有改進教育的心思和行動，是新教育對他們的心思和行動，賦予了高尚的意義。校長們說：核心是“人性”與“愛心”。可以說是新教育照亮了（illuminated）他們，讓他們得到肯定，得到了昇華；因此更加清楚自己的前路，更加放膽去創新，更加注重“人性”與“愛心”。正如前兩周前本欄說的：讓學校有了自己的靈魂！

疑團之三：新教育如何能得到如此大範圍的支持？

上周朱永新在香港的講座，又讓筆者進一步瞭解了新教育實驗的來龍去脈，也逐漸理解朱永新單槍匹馬，為什麼可以有如此的影響。

聽過朱永新在不少場合的演講，都是把道理講得有條有理，核心資訊突出，因此令聽眾信服。這次在港大卻很不一樣，從來沒有聽過他把新教育的歷史，以非常平淡的語氣，娓娓道來，反而非常動人。

他沒有講自己個人的過去。就從 1999 年開始，他在常州一所小學，帶徒講學，提出了新教育實驗的概念，在這裡帶出了 10 多位特級教師和四五十位中小學領導。2000 年，他的《我的教育理想》出版，標誌著新教育實驗的誕生，（這書至今已經出版 60 多次，他有很多書，有 28 種語言的譯本）。2001 年，第一所新教育學校在昆山成立。這些都是新教育實驗的起點。

朱永新提出一個原則性的說法：“實踐 紮根本源，讓國家課程落地生根”。從兩個方面解開了又一個疑團。一方面是目的：他的目的，在於落實國家課程，沒有要求學校去做他們做到不到的事情 – 改變制度！這就讓教育界上上下下都覺得放心，大家安心實踐。

另一方面是實施方案：他提出的東西，沒有高調，卻都是大家不難付諸實現的。最受歡迎的，是“營造書香校園”，建議讓學生每天讀詩，筆者看過他編的一大套詩集，從幼稚園到大學，每日一詩；有現代詩、古詩，還有英文詩。很多學校都在實施，包括不是新教育的。

“書香校園”不過是“十大行動”之一。其他“行動”，此處不贅，讀者可上網查看。但沒有任何強制，不少學校說：我們只選擇最需要做的的一兩個“行動”。但是幾乎每一樣，都是學校在做的，只是視乎當下的重點。

疑團之四：新教育背後是什麼理念？

在講座中，朱永新說：“中國教育雖然有不少弊端，但怒目金剛式的斥責和鞭撻，雖痛快卻無濟於事。對於中國教育而言，最需要的是行動與建設，只有行動與建設，才是真正深刻而富有顛覆性的批判與重構。”

“顛覆、批判、重構”，不能說朱永新沒有改革的理念。他 2019 年出版的《未來學校》（如圖），就預言學校將演變成學習中心；教學、教師、教室、… 都會發生變化。與翌年 OECD 發表的《Four Scenarios of Future Schooling》，幾乎處處吻合。教育的遠景，他很清楚；但是他很明白，教育的改變，在學校前線。所以他選擇的是，與學校與教師一起，把自己手下做的，做得更合乎未來的需要。這也許是。筆者外國朋友說的：“靜悄悄的教育改革！”



港大當天，朱永新以樸素的事實、平靜的語調，感動了許多人。會後有香港校長說，“我也從沉悶的繁重的工作中得到了釋放！”找到意義，是何等重要！另一位內地的退休校長說：“其實朱老師真的沒有講很先進的、大家都不知道的東西。朱老師講的是大家早已經知道，但仍然需要在教師和一線落地的東西。世界不缺理論，缺的是一邊實踐一邊反思的現實的理想主義者。”這也許是對朱永新最恰當的寫照。